



卷之十四  
高宗上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四

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高宗建炎元年

丁未

靖康二年五月改元

五月庚寅朔黃潛善中書侍郎

自徽猷閣直學士大元帥府兵馬副元帥

遷中大

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自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大元帥府兵馬副元帥除

潛善中書侍郎制曰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原

賢者邦家之基懋建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綏御萬

邦炎正中微國步孔棘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舍

爵策勳進陟五臣之任

具官黃潛善

器資沉毅而足以任

天下之重學問宏博而足以識古人之全早服采於  
禁塗又宣勞於外屏胡塵侵犯都邑震驚纏氛禘於  
九重接腥羶於萬國立轅門而左袒倡 旅以南征  
間關百懼獨見松栢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蔭  
不徙之勳是用蔽於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  
益崇本政之光爾惟不命其承迪以先王之典予其  
克邁乃訓永底蒸民之生益懋遠猷服我休命

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洽  
軍政隳廢將帥情驕夷狄鼓行京邑震擗博延羣臣  
之議人莫與能檄召天下之兵士無聞志卒懼變改

幾至帖危肆疇佐命之功共建經邦之業

具官汪伯彥 學

貫千載智出萬天沈謀有先物之幾居簡得鎮時之  
量參華延閣出總藩符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  
議固邦本於孤弱僅存之後收人心於奔潰四出之  
餘豐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寇鄧之  
勳是用順考僉言蔽於朕志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  
予心膂之憂竇賴股肱之舊勝殘去殺期臻奠枕之  
安保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承茂渥永底丕平

潛蓋京東漕黃潛厚弟也邦彥徽州祁門人○

靖康改元冬金虜再入寇上奉詔使幹離不軍

請緩師十一月庚辰至相州辛巳至磁州知相州直龍圖閣汪伯彥蠟書至言虜騎浚淮間上所在於是參議官中書舍人耿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閏十一月巳酉詔命上爲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奏除汪伯彥爲集英殿修撰二年正月壬寅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黃潛善將兵數千至戊子上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元帥而黃潛善爲副元帥及請上卽位上至應天府以便宜進汪伯彥黃潛善爲雜學五月

庚寅朔上卽皇帝位於南京權左僕射張邦昌

與門下侍郎耿南仲進呈三省事以黃潛善爲

中書侍郎汪伯彥爲同知樞密院事熊克中典小曆中

興之初潛善伯彥首爲執政智者必知二人無

進取之志宗澤嘗力請因天下兵集親征迎請

二帝力圖中興潛善伯彥沮止之尋以澤爲京

城留守中興遺史

壬辰張邦昌罷權左僕射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

是日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曰

朕何以處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僭號罪在不貸

然爲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惟陛下叡斷處之上曰邦昌小心不幸逢此雖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隳社稷不壞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纔退遣入齋書赴愬及歸寶璽駿奔來朝北面事朕既貸其初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具書報之曰中國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師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藉於朕使金人之歸出於自然於是邦昌罷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邦昌既

罷上卽命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和除作國書外命張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行小曆○六月己未朔詔邦昌加拜太傅依文彥

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詔曰邦昌知幾達變勳在社稷朕尋置諸論道之地寵以王爵欲與日引同朝共理萬物而瀝懇牢避雅志莫奪朕以崇德報功憫勞以事而養民保國實賴圖回雖已斷來章宣赴都堂治事未極褒崇之典考祖宗故實惟元祐間文彥博以累朝勳德禮絕羣臣一月兩赴都堂平章重事最爲異數今邦昌

已降指揮參決大政屬望尤重可依文彥博一月兩赴都堂仍不限時刻出省急速大政許宰執同就第商議以稱朕優假倚賴之意初邦昌累章請退上不許乃降是詔右僕射李綱又奏張邦昌恃金人盜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迨知陛下總戎於外天人所歸乃始退舊班遣使奉迎今冒處王爵平章大政方且儼然自得儻或逋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人則謂因邦昌得生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討而恕之若天

下則謂邦昌易姓建號而憤之都城人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之公也陛下欲中興乃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而潛善呈邦昌甚力綱曰陛下必欲用邦昌乞罷臣相上顧好問好問曰邦昌僭位人所共知旣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而遠竄之潛善乃言在遠不如在近癸亥詔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遺史

邦昌潭州安置制曰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

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

具官張邦昌

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

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爲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價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繇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張邦昌貢詞汪藻所行也士大夫往往能誦之

九月詔曰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喜賀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支散賞

賜錢百萬緡猶以迫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

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赭衣履

黃襪宿福寧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國家

今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

屬邦昌遂死於潭州

癸巳耿南仲罷門下侍郎

自正奉大夫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南仲自宣和七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靖

康元年二月守尚書左丞四月除門下侍郎是

年五月罷執政踰年○初淵聖旣卽位南仲自

以東京舊臣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而



進位居其上南仲卽不平因每事異議專排斥不附已者時綱等謂虜不可和而南仲主和議甚堅故戰守之備皆罷不爲及虜再入寇議遣大臣詣軍前南仲首以老爲辭淵聖怒遣之南仲旣出城卽自歸大元帥府上薄其爲人及登極因其自請故有是命拜罷錄 ○初上奉詔使幹  
離不軍請緩師請門下侍郎耿南仲偕行淵聖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書舍人延禧與觀察使高世則爲參議官閏十一月上與南仲連銜揭榜招兵勤王人情大悅二年正月癸亥南仲

等率文武官吏勸進上旣卽位南仲以門下侍

郎告老遂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而元帥

府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亦以宮觀去小○先

是上在濟州羣臣勸進議已定耿南仲延禧高

世則侍南仲奏父子乞大王保全上曰吾繼大

位莫不能保全皇帝舊師傅平月以數百千養

前朝老師傅直易耳人之毀譽何足信上因泣

南仲延禧流涕不已靖康之禍始終以和議而

成南仲嘗主和議奚得不以此爲嫌哉南仲求

保全於勸進之時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至是

南仲告老故有是除臣僚言耿南仲專主講和之罪遂落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落觀文殿學士詞曰兵家之筭所貴伐謀廊廟之臣豈容誤國儻或信常談於紙上不知墮黠虜之計中苟偷歲月之安馴致國家之禍人言荐至邦法何逃

具官耿南仲

頃預政機適當鑿言朝廷可否唯予舊學之

平天下安危恃乎老成之重謂當決泚水之戰乃專主平涼之盟坐使中原幾爲左袵朕痛夫二聖之狩考昔者羣臣之言誰致禍階汝爲戎首其鑄祕殿之秩以正具臣之誅尚省厥躬毋忘於戒

右正言鄧肅言陛下欲進兵援京城爲耿南仲

父子所沮而言者亦交章論其方主和議致誤

國家罪不可貸時南仲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詔併其子龍圖閣學士延禧落職責詞汪藻

所行也其詞工○南仲以專主和議初遭論列

落職宮觀士論未厭臣僚因再言其事由是責

授副使南雄州安置

南仲雄州安置詞曰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

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於臺釐之間斯

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

蘇庸傳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  
醜虜之憑陵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  
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成此艱危朕

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爲爾受失刑之謗煩言荐至重  
比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

悔可追

汪藻詞

侍御史王履復累疏論南仲罪八月癸酉南仲

責授散官臨江軍居住南仲閭而狼然本甚愚

厥爲姦謀悉其十延禧導使爲之建炎二年十

二月中丞張激言耿南仲趨李綱往救河東以

致重清蓋不恤國事用此報讎時南仲見謫散

官臨江軍居住未幾南仲卒四年十月贈故執

政耿南仲爲觀文殿學士

甲午李綱右僕射

自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府職事除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郎侍

制曰稽古建官莫先於論相用人惟已尤謹於得賢

將宏濟於多艱蓋眷圖於舊德巨川之濟舟楫茲惟

暨於同心元首之賴股肱蓋相須而成體帝賚良弼

國有寶臣肆延登於宰司用敷告於列位具官李綱器閎

而道遠志大而德方才兼文武之全識洞聖賢之蘊

蚤紆宸眷浸踐華途歷事上皇獻言有同於樂石被  
遇淵聖告猷亟踐於樞衡神明扶其靖忠天下想其  
風采頃覽釋於樞筦旋總尹於上京久留遐方殊拂  
輿望顧予眇質獲纘至基輟直綱於既壞之餘張國  
勢於中微之際宜得碩輔共恢遠圖是用擢居右揆  
陪之圭賦併昭異數式勸且豫於戲周室中興吉甫  
明庶邦之若否唐朝再造予儀任一代之安危朕惟  
經營四方汝爲朕惟訓飭百工汝率惟長慮遠寧可  
以冏難惟竭誠愛日可以圖功其尚弼於一人亦有

辭於永世

未勝  
非詞

綱字伯紀邵武人先是靖康圍城中以資政殿

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召綱率湖南義兵倍

道前進至江寧府遇周德作亂既而次第執去

斬之江寧府乃定時已聞京師失守欲赴大元

帥府行次淮甸聞二聖北狩知上卽位於南京

既未觀清光先遣人馳赴行在上疏論和議之

非遂召綱赴行在綱已到行在上奏劄申前議

上大喜故有是除○初淵聖除領開封府路梗

尚未赴也上欲命相而難其入黃潛善注伯彥

皆元帥府舊僚新擢執政入望未孚惟資政殿大學士李綱當靖康初京城被圍時能建議力守後宜撫河東救太原雖無功而士論恕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可用遂自外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乃赴都堂治事上之相李綱也御史中丞顏岐言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六月己未朔綱至行在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爲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

處上曰顏岐豈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無辭而退綱乃赴都堂治事時諫議大夫范宗尹亦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綱既治事遂上十議一議國是謂當以自治爲上策二議巡幸謂關中爲上襄陽建康次之三議赦令不當以張邦昌爲赦爲法四議僭逆謂邦昌宜正典刑五議僞命謂受僞命者宜依唐肅宗以六等定罪六議戰謂宜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泂河泂淮泂江宜控扼其衝八議本政謂崇觀以來政

出多門今宜歸中書九議久任謂宜擇大臣責其成功十議修德謂上當施德以感天人之心詔國是中書遵守巡幸當還京城壬戌李綱再論圍城中受僞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宮嬪爲妾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諸王卿知否曰御史臺見鞫之必得其情綱又曰靖康之禍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甚著而吳玠莫儔王時雍徐秉哲皆奉金人指立張邦昌及捕宗室戚里及受僞命爲執政此爲罪首先是若

水已贈觀文殿學士秉哲以散官安置乃贈安國爲延康殿學士貶時雍高州并永州儔全州竝安置

時

圍城中者綱槩欲以叛逆罪之右丞

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正舍垢納汗之時遽繩以峻法懼者衆矣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綱由是不樂旣而臺獄具余大

鈞等皆當棄市上曰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於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於是詔流大鈞與陳冲洪芻於沙門王及之與張卿才李彝周懿文胡思皆廣南諸州安置右正言

鄧肅李綱所善也肅首論圍城中有以待從官而爲僞執政者有以庶官而爲侍從者請悉以叛臣目之其上者寘於領外次則遠處編管卿監而下但藉其姓名自是不復任爲臺諫侍從若用此則一綱而盡蓋附會綱意也時右司諫潘良貴亦論圍城中乞分三等定罪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其才者爲使綱引薦前監察御史

張所於河北直祕閣傅亮於河東仍詔借所直龍圖閣招撫河北又以樞密副承旨王瓊經制河東而亮副之皆賜錢百萬緡以備募兵又給半歲糧及空名告千餘道用京畿兵千人爲衛遣之瓊與所靖康末皆至河北募兵亮號知兵至是綱皆引用之

並小

已未馮澥罷尚書左丞

爲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制曰朕承至尊綏御羣辟圖舊入而任政共成訪落之謀有一德以保躬屢上均勞之請參稽陟典申錫贊書

具官馮澥

雅量鎮浮評謨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

思至大至剛得養氣之善入持樞筦進二文昌屬子纂紹之初喜見儀刑之老曩形封奏祈解繁機詔諭數頒懇誠莫奪念崇寧之遺直巋然獨存顧靖康之舊臣留之不果陞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暑行徒得淮陽之重而遠猷展告宜存魏闕之心祇服寵章益綬壽嘏

解安岳人康邨舊人也自靖康元年閏十一月除尚書左丞是年五月罷再執政僅半年解更圍城之變一時執政皆北行而解獨留其後隆祐太后命解奉迎今上於南京及上卽位堅請

罷去故有是命尋落職提舉玉局觀

同日李回罷權尚書右丞

回江寧人自靖康元年十一月以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守黃河金人南渡倉皇逃歸遂罷爲提舉萬壽觀明年張邦昌僭位以回權尚書右丞其後皇太后遣左丞馮解權右丞李回來奉迎今上於南京至是自延康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知洪州

同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

自試兵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制曰貴富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志孝弟施於有政



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水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棠棣之華韡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呂好問儒術之茂闡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徧踐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有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建總文昌之轄倚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於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仄席之思儻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宜惟乃辟是祐則於永世有勳

好問字舜徒開封人張邦昌僭立以好問爲門

下侍郎上卽位以爲尚書右丞遺史好問家傳曰

時賜對上勞之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遂除右

丞

庚子前宰執李邦彥吳敏蔡懋字文虛中等悉竄嶺

南

邦彥河內人敏楊子人懋確子虛中前右丞知

江寧府資政殿學士粹中之弟也○詔靖康主

議誤國之臣前宰執李邦彥等悉竄嶺南邦彥

竄潯州敏柳州懋英州虛中昭州

丁未前執政王襄趙野竝責分司尋各以散官安置襄南陽人初西道總管資政殿學士王襄北道總管資政殿學士趙野皆以前執政任總帥領兵赴闕而遷延不進至是襄野竝責分司詔略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闕故取迂途以爲遁計又各以散官安置襄未州野邵州

○建

二年二月詔故相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白

時中之子竝鑄其職○言者論龍圖閣直學士鄭修年乃正夫之子徽猷閣待制余曰章白彥暉乃深與時中之子皆乳臭小兒初無出身及

文學政事乞竝鑄其職是日詔從之

附見

十二月丁丑詔余深責臨江軍薛昂責徽州耿南仲責授別駕依舊臨江軍竝居住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爲此姦謀以窺朝廷又以杭卒之叛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又耿南仲趨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讎又許翰與綱最厚方在樞府則逼种師中急救太原而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時深爲特進衛國公昂爲金

紫光祿大夫皆已致仕南仲見謫散官臨江軍  
居住翰見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丁丑詔  
深責臨江軍昂責徽州南仲責授別駕依舊臨  
江軍並居住翰落職未幾南仲卒責授中大夫  
余深昨因渡江赦復還鄉里至是遇郊禮乞奏  
薦在法責降而官品高者取裁丙子宰執奏深  
乃蔡京死黨乞勿令奏薦詔從之附見

六月癸亥黃潛蓋誦下侍郎

自中大夫中書侍郎除未幾兼權中書侍郎

執政僅二年至七月拜相

戊寅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執政僅二年至二年十二月拜相

壬午張慤同知樞密院事

慤字誠伯瀛州人靖康中權知大名府上自相  
州遷大名慤奉事甚恭慤在大名時有洛州王  
明者與李洪等聚眾以復奪二帝爲詞有眾數  
萬慤差無官宗子不充及進士王協等招安撫  
定後皆授以官遺史○上卽位慤自延康殿學士  
召爲戶部尚書有言陛下當判忠邪判則治亂  
分至是遂有此除仍兼提舉戶部財用七月以  
覃恩除通議大夫

七月壬寅李綱左僕射自右僕射除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御營

使兼門下侍郎

黃潛善右僕射

自守門下侍郎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中書侍郎御營使

綱左僕射制曰朕博觀羣書歷考古將啓中興之

景運必資命世之偉人庶丕修於政經以大慰於民

望爰登碩輔敷告路朝

具官李綱

志大而德剛器閎而慮

遠自任以天下之重皆謂有王佐之才粵錄高華每

著名節螭坳造膝識者想聞其直聲奉常建言公議

共推於雅望超躋丞轄晉長樞庭風采聳於邇遐問

譽溢於中外稍稽魁柄殊鬱師瞻肆朕箕承之初首

圖用召之亟遂陞次輔以率羣工民言惟嘉國是以

定念華夏徂承平而弛備致夷戎伺間隙以肆侵惟

民懷舊德而靡忘故士俟新政而知勸朕欲臨朝有

內修外攘之志汝其比迹於樊侯朕欲俾民臻仰事

俯育之安汝其希功於裴度使任大事以爾爲棟梁

使決大疑以爾爲龜策用登上相秉幹洪鈞特陞左

揆之崇兼貳東臺之峻仍其公爵陟以文階併增行

於爰田益陪敦於真食式昭體貌益厚股肱於戲得

賢邦家之基汝能追配於前哲論相人主之職朕則

無媿於古人益遠乃猷以對朕命

潛差若僕射制曰巨川之待舟楫固宏濟於多艱元首之賴股肱蓋叶成於具體惟時王佐實秉國均相須而成闕一不可茲延登於次輔以同闡於大猷式盼渙號之孚爰聳治朝之聽具官黃潛善學造聖賢之蘊識窮事物之微氣粹而慮深誠篤而忠切表儀楚路著望實於朝端鎮撫巨藩懔威稜於閫寄勤勞一節中外百爲朕向建帥府以臨戎爾與箐守惟實而替畫靖密無二險夷不渝納言而有嘉謨揆事而無遺策肆朕纂承之始尤嘉翼戴之功蚤聯邇臣而功素顯於時晉秉大政而士不議其速建明愈偉聞譽彌崇念

中夏玩於燕安致外夷肆其侵侮雖國勢之猶弱奈民懷之益深朕欲者定武功汝其繼蕭陳之列朕欲緝熙治具汝其追丙魏之踪是用昭登右相之隆兼二西臺之峻乃進公爵仍陟文階陪敦井邑之多加侈圭田之厚併頒茂渥丕勸具僚於戲朕心朕德惟乃知其增光於遠業嘉謀嘉猷告爾后尚胥及於丕平諒體至懷奚俟多訓朱勝非詞

時初建御營司綱與潛善並兼使而同知樞密

院事張慤副之小曆○先是召李綱到行在拜右

僕射上卽位左右揆皆虛位首以綱爲右揆至

是特授左僕射并命潛蓋爲右僕射並兼御營使自是宰相始有親兵遺史○八月己丑貶竄負

國周懿文王及之余大鈞胡思等周懿文余大

鈞等不死唯從貶竄識者是以知李綱與汪黃

諸公不能輔佐恢復河東河北之境土也曰失

其刑矣同上

癸卯呂好問罷尚書右丞

授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好問自建炎元年五月除尚書右丞是年七月

罷執政兩月自乞罷政遂有是命○好問家傳

曰時臺諫官多李綱所厚因論圍城事併以中

好問上出手札付尚書自曰昨張邦昌僭號之

初呂好問卽募人齎帛書直道京城內外事金

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與餘人不同言

官所不知仰尚書自行下於是好問力求去乃

除職知宣州時七月己酉也紹興三年七月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呂好問卒於桂州

同日許翰尚書右丞

翰襄邑人靖康爲同知樞密院事與李綱最厚

故復用之自延康殿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鴻慶

宮召爲尚書右丞是月以覃恩除通議大夫

八月丁丑李綱罷左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制曰論人臣之大戒罪莫重於擅朝置輔相以仰成

責尤嚴於誤國式揚明命敷告治廷

具官李綱蚤以時才

列於清貫屬彘戎之急變參綱轄於中臺同流俗以

沽名秉樞機於右府旣總師而敗績舉黜典以投荒

肆朕紹圖惟人求舊念召環之已賜適揆席之猶虛

亟登次輔之崇旋陟元台之峻而乃謀諛弗效變故

罔悛虧恭謹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旣請盡括郡縣

之私馬又將竭取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賢愚

致賞罰失當於功罪出令允符於清議屢抗執以邀

留用刑有拂於羣情必力祈於親札第欲市恩於已

靡思歸怨於君比劾江浙騷擾之官亟下閭里寬恤

之詔貼改已畫之旨巧庇外姻之女姦茲遣防秋之師

實爲渡河之援預盼告命厚賜緡錢賞踰百萬之多

僅度京師而止每敦趨其速進輒沮抑而不行設心

謂何顛制若此忽覽劄章之奏且陳引咎之詞顧物

論以大喧豈邦憲之可屈宜解鈞衡之任俾從祠館

之遊仍聯祕殿之近班更加爰田之異數以全體貌

以厚股肱於戲國步多艱方切履水之懼鼎司失職

更懷覆餗之虞尚緣注意之求特徇乞身之請往祇

訓詁毋怠省循

綱自建炎元年五月拜相至八月罷入相四月  
初左僕射李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副之亮  
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北皆虜虜乞權置司陝  
府爲右僕射黃潛善所沮綱言潛善乃沮二人  
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乞歸田里殿中侍御史  
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  
立而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  
失人心於是首論綱罪綱遂罷相綱相凡七十  
五日於是右正言鄧肅言陛下初登九五之位

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然  
綱學雖正而術踈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  
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  
臣所以疑也且旣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  
者何所據而言臣若觀望豈爲愛君且兩河百  
姓雖願效死而數月間茫然無所適從及綱措  
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僞楚之臣紛紛皆官  
於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  
二事將何如哉兩河無兵則夷狄驕叛臣在朝  
則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



與郡右丞許翰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無益旣而張所亦罪去傅亮引兵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矣初李綱建議買馬及勸民出財至是上慮擾民且東南非產馬之地已詔罷之惟陝西每州令買馬百匹潛○綱每建言頗切直黃潛善汪伯彥忌之而潛善又諷臣僚使言其罪遂罷宰相綱初負時望上欲倚之以圖中興故初除尚書左僕射制詞甚美及罷相之制其惡如此議者謂國朝進退入材之弊在乎專尚文華

而遂至失實也遺○先是召太學生丹陽陳東

赴行在旣至上書論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

任李綱不可罷仍請重駕還汴京治兵親征凡

三上會進士臨川歐陽澈以上書極詆用事者

潛善密啓誅澈併以及東壬午皆就誅○初觀

文殿學士李綱還至鎮江府而潰兵已迫常州

遂由外江歸宜興且出家財犒之言者謂綱獨

擅朝政杜絕言路臺諫官則陷以罪或置之閑

散如顏岐孫覲李會李權范宗尹又買馬之擾

招兵之暴與勸民納財之虐皆優立賞格縱吏

爲姦十一月丁亥朔詔李綱落觀文殿學士戊子又論綱悖戾輕狂嘗易詔令以芘翁彥國之親黨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妄費昨綱初相首置檢鼓院蓋欲引羣不逞以譽已耳甚者造成靖康之伏闕雖人主不得而命令又辛道宗兵叛以來綱居無錫乃傾家貲與賊交通於是貶綱鄂州居住汪藻草制有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明年冬以中丞王綯劾移萬安軍

丙戌

許翰罷尚書右丞

白通議大夫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翰自建炎元年七月除尚書右丞八月罷再執政僅兩月。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今東戮於都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中丞張澂言許翰與李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救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翰遂落職三年五月翰自湖北遷居江西六月卒

十一月乙未張慤尚書左丞

白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仍兼御營副使

丙午遷中書侍郎

制曰朕敷求衆俊協濟多艱矧惟丞弼之聯實賴贊襄之益自非耆哲孰副倚毗具官張愨直道行身赤心事國不澄清而撓濁肯吐剛而茹柔邈有古人之風渾然君子之器頃繇民部進贊樞庭崇論竝議無聞而不言長慮却顧雖久而可信宜從右府進陟左綱斯謀斯猷惟無忘於久告朕心朕德庶有賴於欽承往體至懷期成丕績

丙午再遷愨爲中書侍郎仍提領措置戶部財用自中原倣擾內外財賦多失往往吏燬其籍漫無可考上獨委中書侍郎張愨謹錢穀利害

吏無敢欺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愨輒屏不奏時宗澤守東京右僕射黃潛善門下侍郎汪伯彥皆笑其狂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此小盾據野記添入先是愨言三河之

民怨虜入骨欲殲殄之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於兵農使合力抗虜謂之巡社又太中大夫許翰陳利害使州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以効唐昭義步兵之制詔悉付愨遂著爲令書成詔頒於天下行之愨自建炎元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

除尚書左丞再遷中書侍郎執政不及一年至  
二年五月卒士庶皆痛惜之諡曰忠穆贈開府  
儀同三司賻卹其家甚厚三年五月上次鎮江  
府諭宰執曰張愨古之遺直葬郡境已親札令  
有司置祭可更議卹其家建元四年十月詔故  
中書侍郎張愨忠實剛毅乃心王室其子瑜父  
服除宜與差遣

同日顏岐同知樞密院事自工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丙午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丙午再遷尚書左丞  
自試刑部尚書  
遷中大夫除

三益執政僅一年至二年九月卒贈光祿大夫

十二月丙子許景衡尚書右丞自試御史中丞  
遷中大夫除

景衡字少伊溫州人

建炎二年戊中

三月丙午除靖康宰執何臬陳過庭聶昌宮觀

初靖康宰執何臬陳過庭皆扈二聖北狩丙午  
遂並宮觀何臬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陳  
過庭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聶昌資政殿  
學士提舉崇福宮時昌已死朝廷未之知也○  
紹興元年四月己巳參知政事秦檜言昨與何  
臬孫傳陳過庭張叔夜同扈二聖北狩今臣偶

獲生還而四人皆死異域望依聶昌例贈官仍給其家以爲死事者之勸詔並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各與千資恩澤旣而御史章誼論稟誤國遂格贈典檜再爲明其死節乃贈觀文殿大學

士

五月己酉許景衡罷尚書右丞

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景衡自建炎元年十一月除尚書右丞是年五月罷執政凡半年○左僕射黃潛善等以右丞許景衡議論與己異始共排之初李綱去而遷南陽之議格遂幸維揚景衡復請上渡江潛善

等乞降詔回京故言者以景衡之說爲非至是罷未幾而卒識者哀之景衡修身行已雖細必矜公言廷爭正色直前視權幸若無有者後謚忠簡○四年二月上駐蹕溫州溫州奏故右丞許景衡妻胡氏乞給借所僦官屋上顧呂頤浩曰朕卽位以來執政中張慙最直頤浩曰慙未病時嘗語臣云惟一許少伊不轉了臣以是知景衡略與慙同宜歡意之不忘也乃詔以官物賜其家

戊子朱勝非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十二月己巳黃潛善左僕射

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除光祿大夫守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

汪伯彥右僕射

自知樞密院事除正議大夫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除

潛善左僕射制曰人主論一相寔繫重輕大臣論四

方誼同休戚肆朕纂承之始尤艱考謹之求兩宮定

省之期尚勤於北顧九廟蒸嘗之享未返於東巡用

疇千亂之動佇見一夔之烈晉登元宰數告治朝

具善黃潛善清明冲淳剛健篤實忱恂茂於衆行質諸鬼神

而無疑宏毅裕於大方塞乎天地而無害出處著三

朝之望險夷更百變之難屬予訪芟之初寔賴扶衰

之政太尉之安劉氏將北軍左袒之師太公之諒武

王見牧野鷹揚之旅首倡興王之業獨高佐命之勳

參秉國成延登揆路遭時多故宏濟大艱宅百揆以

奮庸茂著至猷之塞嚴六德而亮采迄成帝載之熙

是用簡於朕心授以魁柄兼峻東臺之秩更陪多戶

之封國論既孚巖瞻惟允於戲單于畏漢相之風采

必有萬里折衝之威齊人歸魯國之侵疆庶見三年

有成之効力行所學以底丕平

伯彥右僕射制曰宰天下之平實

係

均之重揚大廷

之號丕昭顯俊之公若時登庸訪予落止戎虞未殄

有朽索馭六馬之憂國步方艱如抱火厝積薪之懼  
臨朝興歎當饋麻菲盛春求四岳百揆之賢圖回二帝  
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於衆以得之  
具官注惟老成人以儒術用德器羣公之表威名萬  
里之衝秉先物之幾判若大龜之決處持危之政挺  
如執王之堅頃佐命於戎衣久宣勞於樞筦歷時滋  
久俊譽益孚帝眷有聞渭水獲帝王之輔价藩作固  
顯史實社稷之臣其遂相予亡以易汝當體仰成之  
意交血惇大政之元晉躡文階陪敦真食衍蕃物采庸  
示眷懷於戲無競惟人非賢不父成湯之得伊尹故

不勞而王虞舜之舉臯陶而不仁者遠往宣一德用  
格多盤孫觀詞

東京留守宗澤屢奏乞車駕回京師是時黃潛

善汪伯彥與朝臣力贊維揚之幸澤雖屢奏終

不省納八月太學生陳東歐陽澈上書論李綱

不可罷黃潛蓋汪伯彥不可用乞親征迎請二

帝語言切直斬於市行路之人有爲之哭者潛

善爲宰相汪伯彥用事唯事譖佞結諸內侍以

固其位略無爲國濟民恢復中原之心首勸上

幸揚州故六月降詔荆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

至是元祐太后自應天府發中原之人皆知翠華將有江都之幸京師父老有相聚涕泣者東

京留守宗澤屢奏劄言之不省遺史

同日顏岐門下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朱勝非中書侍郎自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盧益簽書樞密院事自試兵部尚書遷太中大夫除

勝非執政不及一年三月拜相

建炎三年巳酉

正月甲申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司書官除

允迪宋城人靖康初為簽書樞密院未幾奉祠

去建炎元年五月丁未召為戶部尚書二年正月

壬子除簽書樞密院事為言者所論於是允

迪以疾乞祠除資政殿提舉洞霄宮是年正月

復召為簽書樞密院事○紹興十年南京留守

路允迪降虜

二月丁巳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三月除知樞密院事

二月癸丑上渡楊子江至鎮江府虜騎至瓜洲

詔以吏部尚書呂頤浩為資政殿學士充江浙

制置使丁巳上至平江府始去介冑易黃袍儀

仗稍備隨駕至者皆有生意資政殿學士呂頤



浩從行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乃充江浙制置使  
上南渡思得大臣留江上以鎮之三月頤浩除  
知樞密院事知江寧府兼江南兩浙經制使

已巳黃潛善注伯彥竝罷

相潛善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伯彥觀文殿大

學士知

洪州

潛善罷左僕射制曰朕懼國大艱遭家不造興衰撥  
亂佇上天悔禍之期扶顛持危賴四鄰交修之助大  
臣失職公議靡容用詔羣工式孚渙號具官黃潛善蚤繇  
時望被遇兩朝託備藩維逮參法從唱義師於社稷  
阽危之日扶國步於軍民震蕩之中佐佑朕躬嗣興

大統儀圖舊德正位宰司方深倚注之懷共底丕平  
之業戎虞未殄邊遽嘗驚萬馬蒙塵六師遠將衣冠  
頓介郡邑荒殘其誰之愆惟爾不任朕方下罪已之  
詔庶謝無辜之民卿力陳造膝之言自執罔功之咎  
移股肱者固非朕意作耳目者言皆汝允俾解繁機  
時惟衆允紬書祕殿作屏大邦肆加體貌之崇增重  
蕃宣之託於戲進退必由其道持躬惟古義之師富  
貴不離其身勞謙應宥終之吉往祇休命益壯遠猷  
伯彥罷右僕射制曰惟辟作威廢置得馭臣之柄事  
君盡禮進退爲厲世之規屬予艱難嗣服之初敢廢

黜陟太公之典肆盼詔縛用亶朝紳具官汪伯彥被遇兩

朝洵更煩使方國步帖危之日正胡塵侵犯之初悼

二帝之北轅豈天地鬼神之意倡六軍而左袒見謳

歌獄訟之歸肆疇翊戴之勳晉總樞機之密延登宰

路參秉國成時惟訪落之初允賴扶顛之助而乃明

謨弗効變故非常宗廟神靈暴露野次衣冠名族頓

仆道途帑藏一空盜效四起言章交上惟汝之允公

議靡容非朕敢貸深念潛藩之舊獨高佐命之勳俾

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扈之雄一

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貌體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

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通輔相  
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  
命益懋爾庸

潛蓋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

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並

罷入相纔三月○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

伯彥蔽匿不以聞奏入危之有徙家出城爲避

難之計者潛善伯彥恐搖動衆心乃禁止百姓

搬家出城市井驚惶不安矣及實報既至車駕

不移刻出揚州而二相尚在都堂會食堂吏來

報云上已出城矣二相乃自都堂鞭馬而去史遺

○上既駐蹕杭州御史中丞張澂論左右僕射

黃潛善汪伯彥輔政無狀有大罪二十致陛下

蒙塵於外天下之人切齒唾罵望重賜竄黜潛

善伯彥遂罷相竝為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平

江府伯彥知洪州制當皇上初政天下望治潛

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竟不能有所經畫伯

彥入相十一月會重駕渡江遂與潛善俱罷拜

錄 ○先是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

僅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宰相任之不疑然其

施設悖謬敗中興之業且二帝北狩宗社不絕

如綫者繫陛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

危地而前日遽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其輕

詔令如此 待闕官俸減三

之一又有闕不許差權所以省用而近日廣宮

祠之請與復提舉添教授皆與初意 相戾其

市私恩如此草茅對策誤不如式一日黜三舍

人其黜陟不公如此壽江二州官吏均能守城

壽則推賞江則不賞其政不一如此邵成章緣

上言遠窅風今日何時以言為諱其塞言路如此

舊制臺官有闕中丞學士各薦而三省不與潛善乃自除李處遜之徒欲爲已助其毀法如此張愨宗澤許景衡才皆可任乃忌而沮之至死使不得展其妨功如此

人有問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或問陳東事則曰初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歸過於君如此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日而升發運凡陛下所欲用者必去之所欲去者必留之其強狼自專如此又御營使實主兵權而潛善伯彥各別置親兵一千所

給優於象兵此何意哉疏奏尋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濮州監酒潛善促使上道竟死途中天下冤之○初臺官馬伸嘗論黃潛善汪伯彥之過而太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於二人秉政日以言被刑上曰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乃詔以衛尉少卿召伸而東澈並贈京秩蓋伸奏疏日曾以殿中侍御史改爲尉衛少卿故也上思伸忠直召伸起行在而伸已死於道矣宰執建炎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將陳東歐陽澈實之極典上曰朕初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

乃各贈秘閣修撰官其兩子賜田十頃言者再  
論潛善伯彥敗壞國家顛危至此各以美職大  
藩未厭衆論於是再降充觀文殿學士提舉外  
祠尋皆落職三月庚寅潛善責衡州伯彥責永  
州竝居住時潛善之兄通議大夫潛厚以責分  
司南京居住○六月甲寅左司諫袁植上言前  
宰相黃潛善注伯彥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  
自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自河  
之南迄於東京由陝之右迄於淮甸生靈塗炭  
州縣丘墟陛下倉皇南渡之際恨不膾大臣心

肝以謝宗廟何事定之後遂忘之也於是黃潛  
善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注伯彥責  
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時舊相黃潛善注  
伯彥皆已遠貶六月丁卯左司諫袁植請誅潛  
善伯彥等九人

上謂宰執曰渡江之後方責已思爲後圖豈可  
盡歸寧執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道朕以殺人  
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  
外故盛德可以祚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  
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卽出植知

池州戊辰康見上又曰自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於貶所紹興二十七年七月上命黃潛善追復左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與恩澤三人臣僚言潛善建炎誤國不宜追復上以潛善曾任副元帥可追復原官與恩澤一名○紹興元年八月參知政事張守薦舊相清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之才可用詔復提舉洞霄宮尋復觀文殿學士除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守因薦汪伯彥不當爲侍御史沈與求所論罷政旣而右司諫

韓璜亦論伯彥不可用詔罷之依舊提舉洞霄宮

同日葉夢得尚書左丞

自試戶部尚書兼侍讀修史遷中大夫除

張澂尚書右丞

自試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上嘗謂左丞葉夢得曰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是日詔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貧政殿學士提領財賦充巡幸頓遞使乃分任之意也夢得執政纔四日至三月辛巳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提領戶部財賦充巡幸頓遞使夢得力辭不就職遂出知洪州江西

制置使復固辭於是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夢得與朱勝非素不相協勝非有所申陳夢得  
爲尚書左丞多沮之至是勝非拜相首言夢得  
議論不合遂降御批罷尚書左丞以資政殿學  
士歸卞山之隱○紹興元年九月夢得爲江南  
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十一年六月加觀  
文殿學士先是和州之役張浚猶遲之未有渡  
江之意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力促其  
行於是大軍欣躍浚見軍情勇於出戰乃令進  
發王德遂先取和州次有柘臯之勝皆夢得啓

之也上嘉夢得之忠乃加觀文殿學士實爲異  
恩遺十二年十二月夢得自建康府知福州許  
帶高舉兵三千以行十六年四月知崇信軍節  
度使致仕十八年八月丁亥卒夢得居於卞山  
石林寢疾是夜已半有大星墜於其庭中而夢  
得卒

三月庚辰朱勝非右僕射

自守中書侍郎除通奉大  
夫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  
官三等勝非特遷五官

制曰進有德則朝廷尊視儀刑於百辟用真賢則天  
下治俾綱紀於四方朕遭時多艱涉道寡昧宵旰圖

治若蹶者之願趁夢想求賢若饑者之待哺將奮其  
有爲之志宜用不世出之英茲得其人具詔列位具  
未勝忱恂而博達惇重而高明其學足以經治具而  
督主猷其才足以制敵情而馱國難保捍留鑰屹若  
長城之堅翊戴潛藩預贊大橫之決自陪幾政屢罄  
明謨非堯舜則不陳允矣佐王之略識文武之大者  
裕然濟世之資屬驛馭之時巡總師于而後拒卒乘  
輯睦次舍安行朕嘉其許國之忠倚以爲相者久慨  
念眇躬之嗣服適當否運之中微萬民罹塗炭之劫  
二聖隔晨昏之奉國勢日削天監未回惟循覆轍者

不足致九達之衢而鼓膠柱者豈能識五音之變肆  
儀圖於碩輔俾振起於頽綱陟右揆之崇獨幹化鈞  
之重峻西臺之侍兼釐政本之微陞使組於天營衍  
幹封於直食於戲惟恐懼修省可以答上天之譴戒  
惟勞來還巢可以慰赤子之流離廟謨審則可指踪  
於將臣武備設則可修睦於鄰敵士氣沮傷之後當  
鼓以無前之威國勢捨攘之餘當約以不刊之法惟  
爾訓於朕志惟天祐於我家其並濟於多艱以再興  
於大業往祇明命毋替遠猷

李聊

三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移駐江寧經理中



原仍命簽書樞密院呂頤浩兼領府事召中書侍郎朱勝非至行在禮部侍郎張浚獨留平江節制如故庚辰勝非遂有此除○初勝非爲侍從嘗論睢陽特以基命地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用武之國今虜騎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陽西接蜀漢南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乞鸞輿等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上欣然納用而大臣或沮之其言不果行及爲學士復論揚州非駐蹕地旣爲中書侍郎方論之上深信焉令吏部約當歲計郊祀之費餘財皆

運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宰相黃潛善力沮之其言遂不行後果倉卒有維揚之役翠華南渡至是上見勝非首及此且曰悔不用卿言矣

日遂有是拜遣史

辛巳王淵簽書樞密院事自御管都統制除

庚子盧益尚書左丞自中大夫推密院事除

戊子召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與資政殿學士尚書左丞盧益並奉使金國益辭行遂以本職提舉崇福宮時葉夢得執政旬日卽罷而盧益用是亦罷執政凡八月四年正月權知三省樞密

院滕康扈從隆祐皇太后往南昌以罪罷遂以  
盧益權三省樞密院○舊制簽書必帶檢校官  
故治平中郭達以檢校太保爲之至是淵以節  
制直除非制也命下諸將有不樂者右僕射朱  
勝非言臣記武臣作樞有免進呈書押故事臣  
欲用故事免之仍罷其兼官以弭衆論

上然之初淵與內侍康履同隨上南渡遂除簽  
書樞密院時御營軍統制官苗傅與副統制劉  
正彥心懷不平每見淵嘗面責其勳業淵領之  
而已傅正彥見王淵擢用且乘有狄難遂圖不

軌正彥嘗怨淵檄取其兵又淵故爲正彥父法  
部曲傅以淵素出其下尤懷不平傅等以所部  
兵叛執淵殺之

戊子王孝迪中書侍郎

孝迪下蔡人靖康以爲中書侍郎今再用之與  
尚書左丞盧益竝奉使金國

丙午李邴鄭穀竝同簽書樞密院事

邴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  
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初中丞鄭穀言竊聞以簽書樞密召呂頤浩以  
禮部尚書召張浚又分張俊之兵五百人歸陝

西及浚不肯受尚書之命俊不肯分所部遂請  
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臣謂皆  
出苗傅姦謀假朝廷命使外無強兵內生變亂  
事不可緩遂以一章乞留頤浩知金陵言浚不  
當責降○朱勝非奏昨者鄭穀除中丞李邠復  
爲學士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大計已定欲  
乞並除二人執政以示天下使知復辟之期太  
后可之乃除簽書樞密院事

遺史

四月壬子張浚知樞密院事

特年三十三

先是二兇與禮部侍郎張浚書言伊周之事非

侍郎孰當之朝廷見以右丞相待浚復書曰云

云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詆以爲

逆賊所不能堪辛巳責浚郴州安置中書舍人

草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有小黃門密趨觀聖

宮傳太后之命曰張浚不得已貶郴州上方噉

羹不覺羹覆於手壬寅呂頤浩至平江府凡三

萬人張浚乘小舟迂之於高郵州得堂帖乃貶

郴州之命浚恐將士觀望卽袖之語書吏云有

旨趣赴行在

丙午以朝奉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

贊軍事張浚爲同知樞密院事浚不受浚遂與  
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張俊馬彥輔辛道宗辛  
永宗陳東野周杞趙哲等來勤王四月壬子時  
上已復辟御朝以浚爲中大夫知樞密院事五  
月戊寅朔知樞密院事御營副使張浚除川陝  
宣撫處置使用唐裴度故事仍詔便宜黜陟時  
杜充爲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副使上方以川  
陝爲憂欲得大臣委以重寄浚毅然請行上甚  
喜之乃有二宣撫處置之命○三年十一月宣  
撫處置使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師纔

數日卽出行關陝於是參議軍事劉子羽薦涇  
原都監吳玠浚與語大悅拔爲統制官又以其  
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兵○紹興元年正月詔  
以出使日久整飭兵馬捍禦大敵備者忠勞理  
宜褒賞除通奉大夫

制曰分陝宣威方重專征之寄懷戎敵愾嘉固圍  
之勳睠忠力之克勤豈寵綬之可後增隆命秩式獎  
樞臣具官張浚天挺傑才時推雋望功嘗著於社稷義實  
均於股肱粵自禁塗擢宣右府任重道遠居然宏毅  
之資謨明弼諧茂乃贊曩之益頃念雍梁之域近臨

戎狄之郊就假籌帷肇開幕府布宣因信訓治兵戎挫虜勢於方張致國威之復振宜加茂賞超進崇資噫南仲之城朔方克攘獫狁之難召虎之定王國蓋底淮夷之平勉成壯猷光紹前烈

十二月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功除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職仍舊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與宰相汜宗尹報關陝曲折及言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時宗尹已去執政以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便要行遣朕言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責之未晚先是

浚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上謂宰相曰張浚放罪詔須臾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張錫見其過卽重譴之浚未有失焉可罷也李回曰須得勝浚者方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固不少若孜孜爲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范宗尹曰賴陛下保全之也○張浚移軍閬州令參議軍事劉子羽於關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是月戊子宰執奏浚令居闕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言臣初

見行朝見論浚紛紛可駭賴陛下保全使得安跡萬一有功實

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也於是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與嘆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顧恐人臣不才無以稱任使耳既而浚以功除定國節度使職仍舊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至陝西也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土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貸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爲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昧於

知人短於用兵而清修篤謹有志於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爲諸將亦莫敢傑鷲曲端者初爲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屢與金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爲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奪其兵廢之後端病死於獄端而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一搖足川陝非朝廷有也然則雖殺之可也然張浚之敗賴吳玠獨全一軍據和尚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克後大破虜軍殺其酋帥虜若不敗則今已無四川矣故陝西之敗雖浚爲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者亦其用玠之力

矣○紹興二年十二月甲辰詔知樞密院張浚罷宣撫處置使令赴行在令學士院降詔時張浚自興元復回閬州上曰張浚孜孜爲國人多譽及朕聞蜀中人情不喜蓋緣軍興累年賦調征役不無騷動緩急浚恐失助宜差人副其事呂頤浩曰當如聖諭九月以顯謨閣學士路安撫使王似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令與張浚相見同治事旣而浚聞似來卽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皆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浚雖乞去然於邊備未嘗忘也十

二月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夔州盧法原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令赴司與王似同治事詔知樞密院事浚罷宣撫處置使令赴行在尋詔浚有大功久勞於外令學士院降詔

癸丑朱勝非罷相

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

制曰入則秉鈞衡之寄明主所以圖任於賢才出則宣屏翰之勞大臣所以翼衛於王室備終始之顧遇極內外之寵榮聽言碩輔之英獨幹鼎司之重驟辭機務莫奪狼誠敷告大廷明聽朕命具官朱勝非襟度凝遠才資偉閎量涵廣博而持之以遜謙識照機微

而晦之以靜密比朕篡承之始尤嘉翼戴之功綸閣  
玉堂榮膺首選禮官經幄徧踐華途遂躋右轄之榮  
旋貳西臺之峻謀謨具益望實益孚比移蹕於錢塘  
請殿邦於吳會隱若敵國賢於長城朕嘉其存心之  
忠倚以爲相者久亟馳召節超異國鈞無何信宿之  
間乃爾震驚馬之邊深惟菲德退避別宮甫再彌旬卽  
復大位雖援兵之交至亦秘策之允臧誠篤愛君義  
深保國靡矜討伐專務靖安旣洪濟於多艱忽力祈  
於丕責章屢却而仍上使旣召而復歸深亮乃誠重  
違其請解文昌之重託加祕殿之隆名填江表之上

游帥南昌之樂國併盼異數式寵爾行於戲得賢則  
能立邦基朕尚增修於明德乃心無不在王室爾其  
益勵於遠猷宜體至懷奚俟多訓

李邕詞

勝非自建炎三年三月拜相至四月罷入相纔

一月○勝非爲相適遭苗劉之變勝非之性緩  
而不迫雖柔懦而安審故能委曲調護二賊使  
不得肆爲悖亂王世修賊之腹心謀事之人也  
勝非牢籠之反能得二賊之心而二賊不覺故  
世修與二賊言事二賊信之皆勝非所使也至  
是勝非乞罷相且自陳苗傅申請十八事臣皆



不爲施行識者聞勝非言及於此不也上不許其去勝非力請上堅不許勝非曰臣備位宰相至使賊臣敢弄兵犯闕陛下不以臣卽死而猶位宰相臣何面目以見士大夫猶不許勝非曰陛下如欲用臣則俟異日臣願以死報陛下今日之罪臣不自安乞避相位上曰卿去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上問誰先勝非曰如不出於二人當先頤浩上首肯之乃許勝非罷相遂以觀文殿學士知洪州賜詔褒諭曰卿位宰司之三日變起倉猝方羣兇肆虐脅制上下

圖謀僭逆卿在廟堂能折姦言拒而不行保安兩宮卒以無虞雖在外大臣提兵入援之力實卿謀慮周密終始保佑之功朕甚嘉之已除卿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蓋朕將幸建康以援中原倚大臣爲屏翰委任重矣勝非聞命力辭止乞依前降詔守洪累詔不從章五上乃許之自南渡勝非盡棄囊橐簪不存至是攜一布囊徑之洪州行路人皆歎息勝非遭變委曲調護二賊不敢別生他心此爲大功勝非有遭變錄具載其事遺史○先是御史中丞張守首論勝非

等不能思患豫防致賊猖獗至是二兇既伏誅乃正勝非等罪降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遏兇邪方逆臣亂常之初恣其陵肆以紊機衡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爲焉用彼相昔馮道歷任數代常爲宰輔惜身安寵以免於時坐視廢君易主如同行路而歐陽修以爲爲臣如此媿斷臂之婦人朕方力致中興總數名實雖藏垢納汙務於從貸而國之紀綱當辨忠邪今二兇就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盍議其罰於是

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

同日呂頤浩右僕射

自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授宣奉大夫守右僕射兼中

書侍

制曰撫萬邦而巡侯甸非展義無以格枚寧之功咸

一德以享天心惟得賢爲能勝輔弼之任茲考謹於

魁俊俾愛調於鼎司悉造在廷咸聽朕命

具官呂頤浩

猷英傑識慮精明智通事物之微學造聖賢之蘊政

事敏達則盤錯之迎解議論慷慨則指顧而立行中

外踐更望實融顯又總邦計財資騰豐裕之稱晉長

天官銓選有澄清之譽茲移蹕而南渡戾止嘉禾請

帥師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忠義悉出懇誠陞秘殿之峻資貳鴻樞之重託填撫六路緝綏兆民俟訖外庸俾圖內治屬營壘之沸擾致宮闕之震驚馬靡寬宥節之符呼兵入衛盡護同盟之帥鼓衆偕行使孽將之宵遁繇義師之雲合朕素嘉其有王佐之略復見其得大臣之風是用度越羣工亟付魁柄爰登左揆之峻兼侍西臺之隆累進文階敦陪邑賦茂盼恩渥丕示寵褒匪朕爾私惟予爾翼於戲天子之宰通四海朕惟圖任於上賢丞相之職撫四夷爾尚彌擲於外侮往祇明訓益勵壯猷

李邕詞

同日顏岐罷門下侍郎

資政殿學士提舉南宮鴻慶宮

王孝迪罷中書侍郎

提舉南宮鴻慶宮西京嵩山崇福宮

張澂罷尚書右丞

資政殿學士知洪州

路允迪罷簽書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學士以本職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岐自建炎元年十一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

除尚書左丞三年正月除門下侍郎四月罷執

政踰一年孝迪自建炎三年三月除中書侍郎

是月罷執政纔二月澂自建炎三年二月除尚

書右丞是月罷執政纔兩月允迪自建炎三年

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罷再入樞密凡兩

月○苗傅劉正彥作亂及今上反正宰臣朱勝非與一時執政俱罷其後二兇伏誅有詔岐路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又詔曰激方二兇在朝朋附之迹久而著明可落職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衡州居住允迪亦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

同日李邴尚書左丞自同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

鄭穀簽書樞密院事自同簽書樞密院事除

時宰執俱罷李邴鄭穀二人遷進穀執政纔兩月是年七月卒贈太中大夫詔恩數依郭三益上慘然謂宰執曰穀論事豈易得聞其亡尤悼

之

庚申李邴改參知政事

自尚書左丞改除○罷左右丞改門下中書侍郎復為參

知政事

詔左右僕射不兼中書門下侍郎並帶平章事舊門下中書侍郎改為參知政事其左右丞並罷時右僕射呂頤浩等建此議從之於是左丞李邴改參知政事

五月癸未滕康簽書樞密院事

自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

除

先是右僕射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

既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御史中丞張守右  
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守曰東南今日根本  
也康語守曰吾曹當以死爭之於是上擢康爲  
翰林學士癸未卽有是除康既執政再懇言之  
上悟而止頤浩語康曰公真執政也孰有受官  
二日而能決此大計者乎

七月王綯參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兼權太子太傅遷中大夫除

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朝奉大夫試兵部尚書遷端明殿學士除

初望不加職綯不進官呂頤浩去之也後四日乃進綯中大夫望除端明殿學士

綯字康功洛陽人顯恭皇后之族弟也建炎二

年黃潛善汪伯彥以其柔懦無能引爲御史中丞是時潛善伯彥專以諂佞嫉賢爲能而諸將亦諂附內侍復驕恣奢侈中外危之綯緝口尸祿不敢吐一言識者以爲不忠峻遷太子太傅時皇太子粵薨綯言臣傳無狀故事當免不報卽除綯參知政事其制詞甚美曰惟賢者能立邦家惟真儒無敵天下又曰養其至勇仲由爲中國之強覺以先知伊尹得聖人之任獨冠廷臣之秀徧儀禁路之華雖風波興可畏之塗而松柏保後凋之操綯在政府伴食而已遺聞八

月呂顥浩杜充爲御營使絢御營副使○周聖智識不明而無決斷之才及除同簽書樞密院事汪藻行其詞有曰治術講明於胷次學不空言事機迎解於目前神無滯用議者以爲譏九月時兀木入寇上發建康府幸浙西改除簽書樞密院事周望爲兩浙宣撫使總兵留於平江壬寅李邴改授權知三省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權知滕康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權同知是日下詔奉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南昌詔略曰若征伐財用賞罰選任等事悉屬行營

關朕聽其常程有格法事如四方刑獄奏案吏部注授並隸洪州三省樞密院遂以參知政事李邴同簽書樞密院滕康並爲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以行邴執政纔四月康執政凡兩月而有是命○八月己酉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詔以本職提舉洞霄宮壬子更命資政殿學士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擢吏部尚書劉珪爲端明殿學士以貳之賜康等手詔許綴宰相班奏事寓治都堂尋以資政殿學士李邴代孫覲知平江府四年正月

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珣之罪丙寅詔罷康珣仍並落資政殿學士 庚辰趙鼎因對言豫章之擾太后僅以身乘輿服御之物悉棄之失去宮人一百六十餘人上曰已黜滕康劉珣用盧益李回替之矣遂以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參政范宗尹因薦李回回以散官居吉州召復端明殿學士以爲之貳初命李邴爲長滕康貳之及六官逮發乃以滕康爲長劉珣貳之

同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中大  
夫東京留守召除

制曰精神折千里之街莫天先擊之振文武作萬邦之憲允資全德之良朕憂未濟之艱思得非常之佐未揆人傑久去朝廷輟自瑣鑰之嚴付以樞機之重臨機料敵有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更百戰喪復聞名而襁氣兵民趨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而保我國都孰若委腹心而運之廟廟仲尼旣用齊人悉反於彼樞隨會來歸晉國永無於摩盜是知倚毗之意不亦重乎

杜充留守京城以絕糧遂赴行在除同知樞密事是月除宣撫處置副使在樞府一月至閏八

月拜相

閏八月丁亥呂頤浩左僕射

自右僕射授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

事兼御  
管使

杜充右僕射

自同知樞密院事校太中大夫  
字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使

頤浩左僕射制曰人主之職論相敢忘考謹之規大

臣以道事君克展經綸之蘊眷我良弼時惟宗工久

宣機務之勞爰正冢司之重式盼典冊誕告縉紳

呂頤浩器博而高明慮周而敏達學問通乎今古忠義

格乎天淵獲渭水之非熊美固傳於奕世探虞淵而

取日勳獨冠於羣工趨自樞衡超登揆路不習孫吳

而與之合既得英衛而濟以文惟勁草可以受疾風

惟盤根然後識利器變故艱難之日知無不爲從容

酬酢之間綽有餘裕屬省方于侯甸總使組於天營

經體替元內儀刑於百辟折衝馭難外填撫於四夷

參考師言載疇顯績昭示台躔之峻冠茲宰席之隆

增晉文階啓封國社旣陪敦於多邑仍衍食於直租

併示寵嘉益資勸翼於戲申伯才兼於文武致天下

之復平汾陽身佩於安危見國家之再造尚恢遠業

毋媿前人

汪藻詞

充右僕射制曰宅百揆而熙帝載必資幹旋樞機之

才有一德以享天心斯見感遇風雲之會朕宵衣圖

治側席求賢思命世之豪英翊中天之緒業我有者

雋告於朝端

具官杜充

敦大而裕和疏通而簡重洽聞該



於載籍敏識貫於堪輿中外踐揚屢更劇任事功休顯浸履華塗分閫制於邊陲膺威名於夷落兼綜龍韜之學靜以伐謀親提鷹揚之師動而制勝屢省方於南服畀留鑰於中都存許國之精忠恢保邦之遠略有嚴有翼克成吉甫之征來旬來宣爰錫召公之社貳樞衡而經武紆使組以宣風事不辭難筭無遺策比載稽於傳議宜進兼於國鈞陞華揆席之隆兼護天營之重超增命秩併衍戶租於戲國勢岌危有抱火厝積薪之急人才間出惟疾風勁草之堅天未喪於斯文帝乃賚亨良弼尚殫素蘊宏濟多艱

上決吳越之行詔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十餘萬以節制諸將

小曆

○上幸平江府以

杜充爲建康行宮留守中書省卽付充令王瓌韓世忠等兵皆聽節制江浙之人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戮以爲威殊無制御之方識者爲之

寒心焉

遺史

九月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除

守字子固一字全貞世爲滁人自高祖始徙毗陵家焉守爲名御史掌內外制遂踐二府上以端人正士目之大詔令多出其手陳善閉邪核

賢引類之功爲多

十一月范宗尹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宗尹靖康中爲諫議大夫金人犯闕宗尹俯伏

流涕乞割三關以獻議者短之京城壞宗尹衣

破衲如窮人奔藏於閭里聞二帝北狩宗尹至

單州詣元帥府迎請建炎臣僚言其專主和議

罷之○初上之在建康也御史中丞范宗尹言

陛下駐蹕維揚虜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

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

者天意未回宜隱忍順受設若虜騎深入陛下

姑引而避之以弱爲強孰曰不可至是以宗尹

爲參知政事執政半年至四年五月拜相

建炎四年

庚戌

二月乙未杜充罷相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於宗臣失律以致

三軍之凶顧可居於宰執眷五尺輔嘗領中權旣貽

疆場之憂宜解機衡之任具管蚤緣人望驟履政途

謂其悖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於國秉

乃顛付於戎昭總諸將萬夫之屯當長江一面之寄

所期李勣爲我長城寧使周公憂於破谷當敵入臨

境率我衆以交鋒惟勝負者丘冢之常當死生天下之

計乃因奔北惟事退藏至大棄於其師將焉用於彼

相會邊虞之稍息聞物論之交興已嘑民瞻曷逃策

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從優

數賦殊庭之厚祿加祕殿之隆名於戲泰階平而風

雨時始共期於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失於倚

毗尚冀桑榆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宏

休

汪藻詞

充自建炎三年閏八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入相僅一年○左僕射杜充在建康金賊大至與

巨盜李成併力入寇虜由馬家渡過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淳同統制岳飛等領兵二萬與賊死戰兵敗充領兵三千絕江而北於是虜入建康時戶部侍郎李昉靖康爲執政至是再用之遷尚書使建康督饋餉以贍沿江遂與知建康府陳邦光皆降建康已陷上發越州至錢清鎮得杜充奏大戰江上我師敗績四年二月時右僕射杜充已降虜而御營副使劉光世奏充敗事未知存亡會知真州向子志言杜充已投降而去麾下兵有走回者上謂中丞趙鼎曰自聞充

之報不食者累曰非朝廷美事也乙未充遂罷  
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參政王絢曰  
陛下留杜充提兵四萬守建康留周望提兵二  
萬守平江不幸充望不稱任使乃至如此也五  
月上謂宰執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命令人  
誘陷東京朕待充自庶官拜相可謂厚矣何故  
至是王絢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之俗至  
今必以為恨陛下待之既盡彼自失節國家何  
傷焉

四月乙未呂頤浩罷相

自金鑿光祿大夫授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

泉觀使

制曰獨化陶鈞之上堂首備於弼諧閔勞官職之煩  
宜特加於崇獎眷惟土宰寔我元勳茲祈解於近司  
用寵勝於殊禮肆揚大號敷告宗工具官呂頤浩心術疏  
通性資明銳運籌泉湧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  
能斷朝廷之大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忠冒  
險直前服勤無戮取虞淵之曰重正乾坤問巽野之  
塗卒安宗社顧在廷之莫及方當寧以仰成然浸懷  
偏見之私殊失大臣之體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  
柄則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於先特請浙右

之行則力違於衆議既人言之洊至於物望以靡諸  
屢騰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書旌之偉績難  
從上印之常規乃峻彝章務全體貌植牙建嘉慶總節  
制於雄藩執壁面槐視班聯於上衮假以真寶之秩  
從其私計之安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國久虛之典  
朕惟無嫌汝亦有終於戲險夷一心非忠誠不能至  
此進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將相之崇靡缺  
君臣之遇毋云去位不我告猷江藻詞

頤浩自建炎三年四月拜相至四年四月罷入  
相一年。先是御史中丞張守再論呂頤浩難

以專任而張浚不宜西去時殿中侍御史王庭  
秀亦論頤浩除擬不公遂除守禮部侍郎庭秀  
罷職與郡於是右正言呂祉言今日緣論大臣  
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  
臣行事有失誰敢復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  
臣使之自置身無過之地庶或全之如或不  
悛黜之何惜至是中丞趙鼎等交論呂頤浩之  
失乃以使相宮使罷左僕射從優禮也。上初  
從海道還至越州遽罷頤浩人情不悅未幾詔  
曰頤浩早幹化權晚登清貫方逆黨亂常之日

起勤王唱義之師既推功於一時遂俾贊於萬  
 務而期年當軸百度乖方輿論不厭臺章屢上  
 遂陳悃愾請去鈞衡曾不深思自貽重悔朕方  
 啓中興之業師建武之規凡是勳庸務加全護  
 憫勞以官職之事姑優以褒鉞之榮俾服恩光  
 用期卒歲不令狼籍重困後言尋奪惟公初終  
 甚厚茲爲垂古之法是申止信之誠中外人民  
 體予至意頤浩爲相不務體貌惟明賞罰先公  
 道治賊吏恤民疲親作書致幣以招羣賊撥隸  
 諸軍嘗決堂吏吏曰自祖宗朝無比例頤浩曰

自頤浩始遺史

五月甲辰范宗尹右僕射

自中九夫參知政事授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

事兼知樞密院事

崇尹時年三十三自漢唐及國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故事命相必進三秩至是宗尹纔遷二官蓋汪藻失之

制曰論一相以弼一人斯舉有邦之職典百僚而宅

百揆必求名世之才朕遭時險難注意賢鶴庶獲申

興之佐共圖復古之功我得其人肆盼明命其官范宗尹

端凝而和裕沈厚而高明學深造於本原議該通於

遠大布衣論事馬周有素宦之風白簡持平元衡負

真宰之器擢陪丞輔備聲謀謨勤小物而務振於類  
綱決大事而靡聞於遺策屬虛魁柄實員總政機詢用  
羣言獨取梓人之效講明政事遠追漢相之規顧考  
謹之已詳答忠純之可屬其延登於揆路俾寅亮於  
天工併陟文階進分侯社陪敦采賦昭示寵光慨念  
我家負高罔古久戢干戈之用邊生疆場之虞胡騎  
長驅但肆侵陵之計乘輿遠播未知旋復之期王師  
益媮而無決勝之兵軍旅寢艱而乏相因之粟念茲  
國步危若綴旒非望可折衝則何以鎮服於四夷非  
力能起廢則何以維持於百度繫爾秉鈞之責寬予

當饋之嗟斷以不疑任之勿貳於戲興衰撥亂朕敢  
忘王業之難扶危持傾爾其任天下之重尚賴同心  
之助克伸嘗膽之誠往究遠圖奚勞多禮宗

禮宗

呂頤浩既罷相於是參知政事范宗尹攝行相

事五月申辰遂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六月甲

戌詔御營使司併歸樞密院仍令宰相兼知樞

密院事言者以本朝分兩府而兵權盡付樞密

院又置御營使司是政出於二也望罷是司而

諸將處以軍職提舉如故是月罷御營使司併

歸樞密院為機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樞密院事

○宗尹拜右僕射具疏辭免賜詔不允仍斷來  
章汪藻行詞曰言其重厚則如倚泰山而坐平  
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  
任之不疑宗尹讀之喜上慨念自維揚以來宰  
相誤國致天步未安深創前弊思與大臣規圖  
中興之業於是宗尹謂新除參知政事張守曰  
今日之勢正如人之疾病沉痾方篤稍施駛藥  
立見顛仆之患要施設有序勿遽勿亟當相與  
戮力啓沃上前廣言路拔賢才節財用惜名器  
無以僥倖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故宗尹建議

改易軍制改御前五軍爲神武五軍御營五軍  
爲神武副五軍又建議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  
撫大使兼知池州 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

使兼知江州 劉光世爲兩浙西路安撫大使

兼知鎮江府 又建議江淮荆湖京西等路分

鎮如陳規爲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

府 解潛爲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

兼知荆南府是也然宗尹量移王時雍徐秉哲

莫儔吳玠王紹王及之胡思等仍薦孫覲汪藻

李擢陳戩等宗尹量移王時雍以下皆不聞奏



議者譏其不公遺

壬子張守參

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張浚在相位時大臣有以舊德在外聲譽籍甚者凡交游之賢莫不歎息未獲用私固奇之守浚之益友也侍讀金華從容又以爲言浚唯唯唯謹後二年大駕幸建康守實參預大政方盛夏浚坐息東閣守突入執手言曰某有罪前日誤公聽今班列同朝夕得款曲徐考其入似以曩昔一跌爲戒晚節不竟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深憂宜力陳懇悃自力謝上守先識遠見有

若著青龜純意君上忠節炳著

浚作守行狀中

趙鼎簽書樞密院事

自朝奉大夫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三年四月知樞密院張浚薦朝奉大夫趙鼎遂

以鼎爲司勳郎官鼎聞喜人也及鼎由司諫遷

殿中侍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事言鼎由司諫

遷殿中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卽置一簿攷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

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卽除鼎侍御史至是以

御史中丞簽書樞密院事時宰臣未兼樞密而

同知樞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時得

以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旣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己卯王綯罷參知政事

綯自建炎三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罷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執政不及一年綯累章求退上曰綯醇儒嘗爲朕宮僚事朕始終如一不欲遽令去是月遂有此授蓋優禮也綯在政府一年無所建明噤嘿而已

○紹興元年六月時資政殿學士王綯刑部尚

史遺

書胡直孺竝兼侍讀中書舍人胡交修兼伴讀一日上賜經筵宮扇皆取杜甫詩句親書篋之於綯則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直孺則曰文物多思古朝廷半老儒交修則曰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蓋上之光寵儒臣如此

甲子

周望罷同知樞密院事

併罷兩浙宣撫使提舉江州太平觀

望自建炎三年七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五月罷入樞府踰一年○初上留周望提兵三萬守平江二月丙申兀朮引衆至平江府城下望與守臣湯東野

力不能拒棄城避之初郡人恃望以爲安賊至欲遁而舟楫皆爲諸軍所奪故不能脫戊戌虜入城縱兵殺之焚掠而去四月以浙東制置使張浚爲浙西江東制置使令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以所領兵付浚至是沈與求論周望宣撫浙西脫身先遁避縱官兵大掠致賊破城甲子以望提舉太平觀與求再論遂責衡州居住初周望宣撫兩浙請以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守平江府及望敗言者亦攻之癸酉詔東野落職依舊知平江

六月丙戌前宰相呂頤浩朱勝非爲江東西兩浙安撫大使

以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從宰相范宗尹建議也紹興元年正月尚書省言江南仍舊分爲東西路以江州爲東路池州爲西路皆爲帥府詔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爲江東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五月詔淮南守臣尚有闕官民未復業宜釋威

望大臣措置宜令呂頤浩兼壽春滁廬和無爲  
朱勝非兼德安舒蘄光漢陽竝爲宣撫使九月  
癸丑召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還朝拜僕射同  
平章事上嘗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爲  
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兇不疑以待勤王  
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鄼毅  
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亦怯懦不能有爲故古  
人以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也待御史沈與求  
言馬進昨攻九江由帥臣朱勝非赴鎮太緩○  
紹興元年十月詔勝非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

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勝非知江州嘗論  
鎮撫使處置乖方之狀又乞歸江西帥於洪州  
又謂宣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稱甚重而無錢無  
糧無民無兵其實不過一小邑上皆是之而當  
軸者不樂諷言者指其逗留江西不赴新任之  
罪遂責授焉初不帶卿監官止以中大夫分務  
失典故也俄果罷鎮撫司江西帥司復歸洪州  
湖東南路乃舊爲南北路○二年五月勝非復  
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尋復觀文殿  
大學士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七月時呂

顧浩都督班師勝非自知紹興以同都督江淮  
荆浙諸軍事名赴行在所勝非力乞守越且丐  
外祠皆不許勝非同都督顧浩薦其才也會言  
路論其不知兵給事中胡安國亦謂非所宜任  
上親札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諭除勝非同都督  
蓋謂昨逆作亂而勝非卒調護於內使勤王  
之師得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也  
必能爲朕克濟事功丁寧雖至而論者未已上  
怒其朋黨僉封駁者俱逐凡十三人勝非惶懼  
卽走旁郡宰辭不就職勝非嘗曰宰相權位已

重若更與兵文武二柄盡在其手豈人臣所堪  
後世不幸姦人居此位建立功業托名濟世將  
何以處之辭至數十卒不受兩詔不許詔曰禮  
義不愆縱多言而奚恤君臣無間於大體以何  
傷上眷之隆於斯可見矣八月勝非爲侍讀孟  
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除勝非同都督  
胡安國繳止之乃除勝非侍讀而以孟庾同都  
督勝非旣入朝詔特綴宰相班復自內批云位  
知樞密使之上仍日赴都堂議事勝非雖在經  
筵實預國論初見上謂卿前日責降非朕意也

卿當能亮之存勞優渥恩寵光一時然後人知  
上卒欲相勝非也

史遺

八月辛未朔謝克家參知政事

自禮部尚書除中大夫參知政事

克家首言呂頤浩老成練事去歲勤王有大功  
時方艱難強寇內迫望留之行在以備咨訪克  
家請自輪從官一員以前代及本朝之關治體  
者具兩事進入庶裨聖學從之命侍從進故事  
自此始

十月己丑季回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選中

大夫

季回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往從衛隆祐皇太后  
至是扈從六宮還朝故有此除

十一月癸卯詔追封贈元祐故宰相呂公著呂大防

范純仁

建炎元年五月詔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是  
年十一月詔司馬光已詔錄用其子孫其餘黨

籍令有司具名取旨褒贈詔呂公著呂大防范

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又奠安四夷順

服而遭罹貶斥久歷歲時尚拘微文未獲昭雪

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歷

險夷而匪石不轉追其深畫更艱危而其道彌彰是宜褒稱以勵風俗先是手詔褒贈公著等宰執進呈上曰時方艱難雖似不急實可以收人心而召和氣於是故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特贈太師追封晉國公諡正獻故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范純仁特贈太師追封許國公諡忠宣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呂大防特贈太師追封宣國公諡忠愍應合得恩例並各依元任官職給還令逐家具名陳奏

甲辰趙鼎罷簽書樞密院事

卷之十四

制曰共政之臣實當大任本兵之地方倚真才惟體貌之素隆在進退而兼重俾之均佚式示眷私具官趙鼎志慮剛明氣資宏博早以雋望聞於周行蔽自朕心擢居憲府盡忠事上務有補於國家正色立朝曾弗撓於貴勢嘉乃匪躬之節副予側席之求遂參莞於兵機實聯榮於政路邊氛未靜智略畢陳每夙夜之勤靡爽節宣之適雖入陪宥密固有待於壯猷而退卽燕閒宜勉從於雅尚奉列僊之館御仍祕殿之寵名情厚臣鄰不替優賢之禮義均出處毋忘辰告之忠

鼎自建炎四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十一月罷入樞府纔五月○上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爲節度使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格詔遂再乞罷以本職提舉洞霄宮鼎既去上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若必行前命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議論於天下後世也上感悟乃止

戊申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

制曰王室之競顯俊爲先汲黯之在漢朝姦謀寢而不用叔孫之居楚國敵兵解而自投折衝有賴於精

神決勝蓋存於帷幄克膺斯寄今得其人

具官富直柔剛

毅粹溫疏通端亮志慮深於憂國術略足以濟時朕纂紹不圖緬懷先正敷求世類想見儀刑爰得異才寘諸近列諫諍極盡規之義封駁著直繩之稱簡在朕心擢長憲府居多謇諤之論進殫密勿之忠宜參甞於機庭共協圖於兵政爾其咨謀不怠夙夜以思修除經武之規講畫攘戎之略以削平於多難用恢復於故疆配是似於前人當承闢國之烈不隕名於世德用昭濟美之才其務對揚毋忘朕訓

直柔字季申河南人鄭公弼之後也爲御史中



丞會醫官王繼先除正任防禦使直柔上言宣  
政間官爵最爲冗濫尚無醫人除正任者今行  
此甚於宣政矣上遂止俄有是除



